

邪,故岁旦饮椒柏酒”^[15]。苍术、川椒、桂枝等芳香药物的使用实为后世芳香辟秽法的前身。

小结

疫病为感受异常气候下的非时之气而引发,与伤寒的症状表现及传变规律有较大的差异,《小品方》能突破伤寒的束缚,明辨伤寒与时行之不同,围绕疫病之“热”与“毒”的核心病机,创制了清热解毒、表里双解、凉血止血及滋阴生津等治疗法则,并以屠苏酒开芳香辟秽预防疫病之先河。陈延之的疫病防治观点独特,颇具创新,值得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 [1] 刘铁钢,白辰,胡莉,等.疫病中医病名探究.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4):1805-1808
- [2] 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58(6):870-878
- [3] 谷晓红.中医疫病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探索.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4(11):978-981

- [4] 龚胜生,叶护平.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22(3):5-20
- [5] 李董男.晋隋唐时期中医疫病相关概念辨析.时珍国医国药,2014,25(2):405-407
- [6] 邱模炎.中医疫病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20
- [7]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4
- [8] 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高文铸,辑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08
- [9] 王文锦.礼记译解(下).北京:中华书局,2001:205
- [10] 唐·房玄龄.晋书.曹文柱,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493-496
- [11] 清·柳宝诒.温热逢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65-66
- [12] 明·吴又可.温疫论.张成博,点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3
- [13] 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戴铭,点校.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75
- [14]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733
- [15] 清·汪昂.本草备要.王效菊,点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46

(收稿日期:2022年2月10日)

• 疫病研究专题 •

王燕昌《王氏医存》疫病学术思想探析

王冬,刘小明,聂诗佳,郑秀丽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成都 610075)

摘要: 根据清代医家王燕昌《王氏医存》探讨其对瘟疫的认识与诊疗防护经验。王燕昌认为瘟疫是外感内伤之兼证,其病因是“秽污之气”及其染易者、“伏热”,尤其是前者在瘟疫诊断中有决定性作用。瘟疫总病机为“水弱火强”,具有“三焦传变”与“伏热内发传变”的传变规律,及多有夹病夹证的特点。辨治方面,强调辨清瘟疫病情轻重、病位传变范围、夹病夹证,勿犯瘟疫禁忌,把握用药尺度,以养阴生水贯穿治疗始终,初病兼以解表;其邪所传变相及之处,遂经所欲,随证并治;夹病、夹证可兼治、缓治;病危急用预备妙验方药速治。防护方面,强调管理传染源,静养生阴配阳,注重饮食、闭汗调适,愈后扶正御邪。

关键词: 瘟疫;伏热;脉诊;三焦;王燕昌;王氏医存;瘟疫医案

基金资助: 四川中医药流派工作室项目(No.[2019]37号),成都中医药大学“杏林学者”学科人才科研提升计划项目(No.QNXZ2019037)

通信作者:郑秀丽,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7号成都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邮编:610075,电话:028-61800219

E-mail: zhengxl023@163.com

Study on the plague academic thought of WANG Yan-chang's *Wangshi Yicun*

WANG Dong, LIU Xiao-ming, NIE Shi-jia, ZHENG Xiu-li

(Basic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

Abstract: To discuss the Qing dynasty TCM doctor WANG Yan-chang's plague academic thought about plague understanding, treatment and protection based on his *Wangshi Yicun*. WANG Yan-chang believed that plague was a concurrent pattern of external contraction and internal damage, and its etiology was 'pestilential', pestilential-infected and 'deep-lying heat', especially the former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plague. The main pathogenesis of the plague is 'weak water and strong fire', and it has the rules of 'triple burner shifts' and 'deep-lying heat internal shift',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with more accompanying diseases and syndromes. In the aspect of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he was emphasized to distinguish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the ranges of the shift of the plague, and the accompanying diseases and the syndromes, not to outrage the treatment contraindication, to grasp the criteria of medication, to nourish yin and engender water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 assisting with exterior-resolving method at the initial disease; when the pestilential spreads and shifts, its treatment may be accorded by the infected-channel's requirement and syndrome; accompanying diseases and syndromes should be cured at the same time or later; critical illness should be treatment immediately with the prepared effective prescription. In terms of protection,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management of infection sources, growth-yin by rest cure to reconcile with yang, nurse of diet and ischidrosis, supports healthy energy to defend evils after the plague has been cured.

Key words: Plague; Deep-lying heat; Pulse examination; Triple burner; WANG Yan-chang; *Wangshi Yicun*; Case of plague

Funding: Sichu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Studio Project (No.[2019]37), 'Xinglin Scholar' Subject Talent Research Promotion Program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QNXZ2019037)

清代河南地区,是我国瘟疫的高发地之一。张武韬研究数据表明,清朝268年间,河南疫灾年份98个,平均2.8年就有1次疫灾。王燕昌(1831—1895年),字汉皋,河南固始人,一生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代统治,期间战乱、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人口流亡,是清朝疫灾最频繁的时期^[1-2]。戊午年夏(1858年)即逢大疫流行,又值捻军兵乱固始,王燕昌避居大梁(开封)数年,此后又辗转于瘟疫高发区安徽、广州,丙子年(1876年)乃返乡著书,乙未年(1895年)寿终^[3]。现存王燕昌著作有《王氏医存》《新选验方》^[4],其所论医理以中气动静平匀立论,诊法强调先问病因再参四诊,对脉理与脉诊诊疗温病颇具心得,疾病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感温病瘟疫、妇产、外伤等病,并载病案69则,含瘟疫案5则。本文以1983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据清同治13年甲戌(1874年)皖城黄竹友斋刻本为蓝本出版的点校本为依据,梳理王燕昌瘟疫诊疗学术思想^[5]。

瘟疫概论

1. 秽污之气与伏热相引致疫 王燕昌认为“温病、瘟疫,乃外感、内伤之兼证也”。即瘟疫的发生有内因基础和外因条件。瘟疫之内因,王燕昌立论于“伏热”,认为内蕴之伏热,“皆豢养日久之实热,当其平昔未发,尤炉中种火,偶经引而勃发,则燎火之

烈焰矣”。它是瘟疫火热炽张弥漫的病理基础,受诸多因素豢养而成,首先,早时感受六淫,有所抑遏,未即发越,久蕴潜酿为伏热。其次,不良饮食生活习惯也能助益伏热形成。如嗜酒者胃热脾湿肺虚,好烟者肺胃燥热,贪食荤膩、秦椒生燥热于胃肠,嗜食胡椒生血热;七情不遂,皆能郁生火邪;好淫者肾虚肝热;伤力者肺虚肝热;多食羊尾积热于尻轮,多食鹿茸阳火聚于顶上。

瘟疫之外因,首先是秽污之气与风寒外邪。东南地卑,河网密布,人口密集,灾凶频发,逢夏月暑湿交争,则多酿潮湿、恶烟、毒瘴等秽污之气。“秽污之气夹入风寒,吸入口鼻,侵入膜原”,其本质及致病途经异于风寒,但可借助风寒之力播散远行,增强致病能力,所以王燕昌说“东南方人感冒,多兼瘟疫”。其次,秽污之气感染者也是外因之一,通过与感染者密接使“夫妻相传染,家人、外人相传染”,造成瘟疫反复复发与广泛流行。

2. 瘟疫多属水弱火强 “人身水能配火则无病,病则水弱火强矣。瘟疫外感亦然”。水弱火强为瘟疫的总病机。惟初起时,多因秽污之气夹入风寒,自口鼻而入,中于膜原,串于腠理,引动久蕴未化之伏热,故病初以膜原见证为本证,而又多表里相兼、脏腑相连、多经杂见之证。王燕昌根据瘟疫是外感、

内伤之兼证的特点,认识到瘟疫具有表里三焦传变与伏热内发传变的规律。瘟疫乃外感之兼证,其传变一般由表入里,自上而下传变,随表里三焦次第而传而深而重。瘟疫亦内伤之兼证,以伏热为病理基础,其“表证方愈,而里热各依经而发”,随伏热潜伏部位不同而传变无定。

瘟疫发病与转归,亦取决于人身真阴盛衰。瘟疫有感而伏热不发者,是真阴尚能生水,润溉诸经,热被抑遏。真阴有损,热无所制,伏热受秽污之气感引即发。瘟疫既成,若能及时正治,真阴得养以配阳,则气平而愈。若水弱火强,则病阴虚火盛,病势炽张;真阴亏损,损及阳气,则阴阳俱衰,病势延绵难愈;有阳无阴,则孤阳猖獗,成立死之候。

瘟疫辨证

1. 诊病因为瘟疫确诊之法 王燕昌非常重视病因在瘟疫诊断中的重要性,强调“临证先问病因再合四诊而参之”以成“五法”之诊,其云“据其病因,参合望、闻、问、切四法,虽一脉有笼统,或反形,或闭伏,而病情已得于五法之中矣,指下之疑自释也”。问明病因,则知瘟疫由自秽污之气与染易秽污之气者,凡因此之诸证如胸膈烦闷,或腹胀,或热渴,或板滞,或呕吐,脉弦、数、浮、沉,无非膜原有秽污之气耳,病自不同于外感、杂病及其他原因引起的相类之证。因素有内伤兼夹而生之变证,其脉证不符之变故亦自明晰不惑耳。

2. 量津液伏热定瘟疫轻重 辨瘟疫轻重之法,乃藉脉诊测伏热轻重,舌诊定津液盛衰。王燕昌云:“瘟疫、外感重证盛,内有伏热也”,“轻者寸浮盛,重者关、尺盖亦浮盛;迨传入里,生内热,则沉盛矣”。伏热越重,津液就越衰,乃至枯涸,舌苔亦随之变化。初病之时,伏热受感引勃发于上中二焦,两寸、关脉浮数而弦,其伏热轻,水尚能敌火,但寸浮盛,而两关未盛,沉取尚平,津液盛,则舌苔白薄而津多;伏热重者,两关重证洪而有力,津液少,则舌苔少津,由舌本至尖渐黄渐厚,口干而黏渐渴;伏热再重者,两关俱盛,六脉皆浮,津液亏,则舌苔黄厚,大渴唇干;伏热重极者,属危险暴证,可见闭伏反形脉象,或沉伏,或无脉,津液枯涸,则舌本干,黑苔,或苔黑生刺。

3. 瘟疫正脉与传变病位 瘟疫病位涉及广泛,传变无定,论及传变之因与受邪之地,王燕昌认为伏热受秽污之气感引,“里热依经而发”之处即为传变

之地,指出其表里三焦、伏热内发两大传变规律,然其具体传发于何经何脏,需仗医者细心诊脉审证。

表里三焦传变诊脉,因邪自外来,以脉诊病宜“执定浮、沉,以辨其寸、关、尺”。浮沉为辨其表里,寸关尺以辨其上中下。秽污之邪夹入风寒,初中膜原传入腠理,多在上中二焦,故见两寸与关浮数而弦,其后传入下焦,“热降于水道,则左尺亦浮;热降于谷道,则右尺亦浮”。入里则脉沉盛于浮。其证忽冷、忽热,发自太阳三焦经表;日晡作发热,发自少阳经表;大热作渴,发自阳明经表;邪溢上焦,寸脉浮盛,左寸主膻中,右寸主胸膈,若寸浮上于鱼际,左寸主头左偏病,右寸主头右偏病;邪传中焦,见于关,左关浮主腹左偏与胆经病,右关浮主腹右偏与胃经病;邪入下焦,见于尺,左尺浮主小肠、膀胱二经,右尺浮主大肠经,若尺浮下至尺泽,左主左少腹、腿足病,右主右少腹、腿足病。

伏热内发传变诊脉,以邪自内发,初病即分脏腑,其脉各见于本位,伏热在腑则本部浮盛,在脏则本部沉盛,日久病深又腑病连引于脏,脏病伤及于腑,诊脉定位之法宜以“执定寸、关、尺,以辨其浮、沉”为辨。定寸关尺,以辨六脏六腑,辨浮沉,以分在腑在脏。伏热勃发于脏,脉五至,左寸沉实,勃发于心经,若浮盛则发于小肠经;右寸沉实,伏热勃发于肺经,若浮盛则发于大肠经;左关沉实,伏热勃发于肝经,若浮盛则发于胆经;右关沉实,勃发于脾经,若浮盛则发于胃经;左尺沉实,勃发于肾经,若浮盛则发于小肠经、膀胱经;右尺沉实,则是命门相火盛,若浮盛则发于大肠经、三焦经。各脏腑实热证,见舌红目赤,是发自心、小肠;见面青易怒,是发自肝胆;见溺如淋浊,声音呻吟,是发自肾、膀胱;见鼻干,咳嗽,大便不利,是发自肺、大肠;见腹胀燥渴,是发自脾、胃。

脉诊在诊断病邪所在中有重要作用,然一部之脉干涉各经,一经之脉又涉各部,审证要归一路,得其主脑,需将当前之证候、形色与致病之因,核对于所诊脉象。如左寸浮脉,涉及小肠经、膻中、膀胱经三者,若病见左寸脉浮,兼见小肠证,则是小肠经病;惟头痛、发热、无汗、脊强,则是太阳膀胱经初感于寒;但见心烦、咽干、舌痛、目眦红痛,又是热在膻中;又右尺浮涉及三焦、大肠两经,左尺浮涉及小肠、膀胱两经,其理可例推。小肠经病,则涉及寸、尺两部,若其病在上,心烦舌红目赤,则脉见于左寸,若病在下,小便热淋、小腹痛,其脉乃见于左尺。大肠

经病,涉及右寸、右尺,病在上见目黄、口干、鼾衄,则脉见于右寸,病在下见便结,则脉见于右尺。亦有三阳经燥热所致头痛、耳目口鼻喉病见脉上鱼际,其所致血崩、遗精等病位在下之病,脉亦上鱼际,两尺反不浮盛者。因此,王燕昌瘟疫诊脉原则为“以脉求病,只论经络,不执部位……病象见于何部,知其病到此经,不可专执彼此不相涉也”。

4. 瘟疫变脉与夹病夹证 王燕昌还非常重视旧病、夹证对瘟疫辨治的影响,因此反复强调瘟疫“夹病、夹证,均须详审”。素有旧病,复感瘟疫者,此须详细询问既往病史,明确瘟疫脉证变异之由。如旧有梅疮,左关重取扎而结,忽大忽小,左尺重取细而涩。旧有痔漏,右尺重取涩而结。肝郁而汗多、遗精、白带者,左脉弱右脉强;肝郁易怒腹痛者,左脉强右脉弱。若肺热夹痰证、痛证者,右寸洪脉中可见滑象,而中有一线细而力强;夹气血瘀滞证,初病见周身麻痛,六脉浮结;夹气血郁闭证,则脉反细而弦,气血郁极闭阻者细而结,甚至沉伏而无脉;痰结气虚者,可见右脉盛、左手无脉,食滞肝郁,可见左脉盛,右手无脉。兼风寒闭束证,无汗,寸脉伏;兼湿热闭阻证,尺脉伏。瘟疫汗不能出、闭汗,则脉沉。旧有虚弱之病,如阳虚脉迟体倦、表虚浮取无脉,易汗,中虚中取迟弱,不能食、精神弱,里虚,沉取无脉,易泄之证,病疫脉不见旧证,但见温疫之脉证,脉虽有浮数,亦不比壮人之脉盛也。

5. 重诊定瘟疫真愈候 瘟疫愈解之候,随伏热位置不同而异,其在表者汗为解候,在里者得下为解候,在半表半里者得和为解候,肺、胃热盛者得疹出为解候,心、脾热盛得斑出为解候,三焦、小肠热盛得利尿为解候,热痰结胸得化吐为解候,一切凝滞未利者得通利为解候。然常有经汗、下、和、利、吐、斑、疹而未尽透者,诸证暂伏,却非为瘟疫之解候。王燕昌善于用脉诊,判断瘟疫愈与未愈,认为“瘟疫、外感重诊盛,内有伏热也”;“惟浮沉皆得,脉力平缓,愈之象也”。以汗为例,若汗后二便稍清,其脉减小,热退旋起,脉重诊仍盛,此仍有未出之汗也,汗后关、尺重诊盛,上身爽而腿不爽,此是下半身仍有伏热未尽。故而,若以汗解,务使汗透至脚,表里俱解,内外畅通,寸、关、尺三部浮沉皆平缓,乃是真愈之候。

瘟疫论治

瘟疫受外邪感引伏热,自内烘然勃发,表里俱热,王燕昌提出“治疫,始终以养阴生水为第一要

义”。“养阴之法,不过清润、寒凉,宜因人之强弱,酌其铢两之多寡,慎其药性之峻缓平烈,务使合宜而已”。故瘟疫之治勿犯瘟疫治忌,把握用药尺度,以养阴生水贯穿始终,行寒凉清润化痰之法。清凉者,如麦冬、乌梅、石斛、白芍以保津液;寒凉者,如生地黄、麦冬、天冬、雪水、梨汁,胜大热,养真阴。

1. 瘟疫初起解表有法 瘟疫属外感、内伤之兼证,表里俱病,然初病之表又与内热勃发于表有别。初病之时,其表邪自外而来,兼风寒、湿热等邪气;表邪消解,其在表之邪乃伏热盛溢于表。里证亦有津液盛衰的差异,初病津液充盛,伏热势弱,随津液耗损,伏热渐盛而成燎原之势。因此,温病初起,两寸、关脉浮数而弦,寸浮盛于关,沉取尚平,舌苔白薄而津多,宜达原解表养津,兼和卫清里养阴。

瘟疫外有表邪,内有伏热,表邪宜发散忌敛,伏热宜清润忌燥散,然发散之药多辛散温燥,清润之品常滋润收敛,这造成治疗选药上的矛盾。王燕昌认为瘟疫以津液为本,邪气为标,但标邪宜急去免祸,解表之法需于养津固本药中酌加一二发散之专药,务使发散清润并行不悖,常投紫苏、薄荷之属于北沙参、麦冬、元参、甘蔗汁、乌梅、白芍之中。或可随表邪偏中随经选药,如偏中太阳三焦宜羌活;偏中少阳宜柴胡;偏中阳明宜甘葛。或根据病邪、季节、地域制宜,风塞肺窍,鼻干塞、不闻香臭,前胡、桔梗开之,涕出则愈;感寒鼻流清涕,紫苏、生姜散之。燥在膜原,心嘈作呕,萝卜汁、梨汁、绿豆汁解燥。夏月解表宜香薷,冬月宜紫苏、生姜。东南方人但用紫苏、薄荷足以发汗,西北方人须酌羌活、麻黄、荆芥、防风、葱、姜之类。

2. 闲时预制效验方药救急 王燕昌谓“疵病……霍乱……痧疹,皆急证也”,“暴厉者,皆无脉而不能言,或一两日死、半日死,甚且一两时死”。瘟疫刚烈暴速,往往于数时数日之间,即病危难救,中气解散。故医人闲时宜多看治验,预制秘传妙方,遇疫急用必效速愈之方,外吹鼻窍,内灌入腹是急救成功的关键。其于《新选验方》中收录瘟疫急救妙方丹平散,具有开窍、化痰、利机关、宣通卫气之效,用“治瘟疫吐泻,喉肿,发冷,手足麻木,牙闭,脉闭,痧症肚疼”之急症,具体组成与制存用法如下:牙皂、北细辛各三钱五分,朱砂、明雄各二钱五分,广藿香、防风、白芷、贯众、制半夏、广木香、桔梗、甘草各

二钱, 枯白矾一钱五分。共研细末, 磁瓶收固。用时先以少许吹鼻, 再服一钱, 姜汤下。

3. 瘟疫正病分部论治 伏热弥漫上焦, 双寸脉浮盛或上鱼际, 多见头窍、胸膈、膻中病证。头痛以薄荷, 鼻塞用前胡、桔梗开之, 胸滞闷宜枳壳、厚朴、莱菔子横解闷滞, 苏子、桔梗、半夏、槟榔竖解闷滞, 胸中热痰盛者, 宜去半夏, 恐燥肺之真液, 加川贝母、麦冬。伏热勃发于心经, 心热内盛, 则左寸沉数有力, 诸脉皆数, 口渴不知味, 渴非多饮, 口苦不干, 舌无黄苔, 宜用黄连; 若皮红、目赤、不眠, 或肉疼、无汗, 此心热欲斑疹也, 加板蓝根、大青叶、羚羊、苈麻根、青黛。发于肺经, 肺热内盛, 则右寸沉实, 见鼻干, 咳嗽, 大便不利, 宜麦冬、桔梗、滑石、葶苈子; 伏热发自小肠, 热通上焦而心烦, 左寸浮数, 宜加炒山栀、陈米、灯心草之类凉解, 若左尺亦浮数, 兼热由小肠达膀胱下焦, 宜加木通、车前之类清利; 伏热在大肠, 则右寸浮数或右尺浮数, 大便闭结, 舌苔黄厚无津, 大热, 大渴, 无汗, 谵语, 痰盛, 加生大黄、人中黄、竹沥、川朴、枳实、芒硝。

伏热固结中焦, 双关脉浮盛, 舌苔必由本至尖, 渐黄渐厚, 津少, 口干而黏渐渴, 宜用生地黄、麦冬、天冬、黄芩、柴胡、厚朴、枳壳、石斛、雪水、乌梅、石膏、知母等品生津解热。伏热发于肝经, 左关重取有力, 面青易怒, 宜用龙胆草、白芍; 发于脾经, 右关沉取有力, 宜大黄。胆经伏热, 左关浮数, 日晡寒热、口苦、耳聋, 或呕而不渴, 舌苔白滑而薄, 宜用柴胡、乌梅、黄芩。胃经伏热, 右关浮盛, 舌苔微黄, 口微渴, 宜用麦冬、生地黄、知母、花粉, 若大渴苔黄厚, 加石膏、石斛, 若无汗, 加甘藷。

伏热深入下焦, 双尺脉浮盛或下尺泽, 舌苔前半黄、后半黑, 用水连、大黄、大青叶、板蓝根、苈麻根、人中黄, 或起黑刺, 宜羚羊汁。伏热发于肾经, 左尺重取有力, 宜知母。伏热发于命门, 右尺沉实, 宜生地黄、北沙参、白芍、泽泻、车前子。小肠经、膀胱经伏热, 溺如淋浊, 小便闭, 加车前子、木通之类。三焦经伏热, 六脉轻取浮数, 左三脉俱浮数, 小肠、胆、膀胱、三焦俱热, 宜山栀、柴胡、车前子并用, 栀子清中, 车前子清下; 右三脉浮大, 胸、胃、大肠、三焦俱热, 宜麦冬、枳壳、厚朴、苏子、桔梗、黄芩、山楂、神曲、生地黄、石膏并用, 枳壳横达, 苏子、桔梗竖达, 黄芩、石膏清中, 生地黄清下, 麦冬清上, 山楂、神曲消积, 大便闭结, 乃用大黄。

4. 瘟疫夹病夹证兼治 有旧疾复感瘟疫, 须问清旧病夹证, 治瘟疫勿妨碍旧疾。如旧有遗精病, 左寸弱, 左尺重诊有力, 瘟疫时但见伏热勃发之脉, 六脉浮沉皆数而有力, 宜北沙参、白芍、泽泻、车前子等清补之。遗精之病, 须固其精, 忌温补肝肾、滑降之品, 并忌山茱萸核、牛膝等药, 亦能滑精。若旧有遗精之病, 又染瘟疫见肺经实热, 须慎用滑石滑利窍道^[6]。

瘟疫之伏热, 多是素有积滞郁结而生, 故瘟疫之病多兼痰、兼积滞、兼郁结、虚证等。伏热既成, 又能阻滞人身周流之气血, 化痰生郁成积致虚。瘟疫之治, 需养阴生水以配阳, 和卫清里除伏热, 又宜视病情或兼或缓以化痰、消积、解郁、养虚之法, 滞消郁散, 伏热无所依附而无复生之虞。

瘟疫之痰, 多由伏热蒸于经络, 谷气不化津液而化湿、生痰、变燥、伤阴, 宜养阴清燥化痰, 如白芍、麦冬、天冬、石斛、乌梅、芝麻、杏仁、豆蔻仁、生薏苡仁、蜂蜜、梨汁、萝卜汁、饴糖、北沙参、苁蓉一切清润之味为妙, 痰盛宜加用贝母、竹沥、胆星清解, 若但利气化痰而多用陈皮、半夏、沉香、南星、礞石、白芥子之类, 每每伤中气、耗津液而不效。若伏热尽消, 津复不燥, 痰涎不尽者, 是素有之痰, 乃因湿积而成, 宜健脾祛湿, 使痰无由以生, 热无所以伏。

瘟疫有积滞者, 其人素嗜好酒肉、坚黏油腻难消之物, 久积胃肠, 蕴生燥热伤津耗液。其新停者, 轻者饥之可消, 或加山楂、神曲消食祛滞, 重者便秘宜用杏仁、豆蔻仁、生薏苡仁、瓜蒌皮、芝麻、麻仁、苁蓉、蜂蜜、饴糖之类清燥润肠胃, 便秘不通乃可芒硝、大黄、枳实、厚朴等药下之, 亦不可纯用攻伐, 需于养津固本中酌用之。若果系实热, 大便闭结, 虽攻之亦不下者, 胸膈有痰热阻滞, 腑气不降, 六脉洪数, 右关、寸滑甚, 不宜攻下, 可用贝母、竹沥、苈麻根、柴胡、当归、麦冬等药; 若伏热已除, 仍不下, 左寸、右关、右尺不浮不盛者, 是气弱不足以运送, 须稍加人参或潞党参, 使气盛能转运即可下。

瘟疫有郁结者, 是其气血郁滞, 平素六淫、七情、饮食留着之时, 未能周流气血以汗、以消克、以泻之, 伏留渐久, 郁而化火。解郁之法, 宜养真阴, 以消结热, 宣通气血, 以消郁滞。宣通之品, 若因风寒郁滞者, 宜用紫苏、薄荷、川芎之属, 有因血滞血虚不能汗者, 发之、宣之而不效, 稍加用当归、生姜宣其血滞, 乃能和畅而解; 七情郁滞者, 宜用丹栀逍遥、柴

胡之类;饮食痰湿郁滞者,宜用神曲、苍术之类,各随其病因而通之。久郁不解,一则气血混沌,使药证相符而病不应之好转,二则久郁则生下寒,彼时上热下寒,治上热用寒凉固非,用温补又因上热而有妨,治下寒用温平固谬,峻补亦因上热而不受。

虚弱人瘟疫,尤老人更多见。老人真阴不足,津液既亏,又素多痰、积、郁等旧疾宿病,在化痰、消积、解郁之时,需始终酌加北沙参、白芍、当归、鲜首乌、甘草、饴糖顾护真阴;且六十岁之后,阴阳俱亏,唯借谷气以助元气,老弱、久病等人脾胃气弱,运化传送之力不足,稍有停积,则易积滞生热,用清凉之药,亦须留热三分,以养既衰之元阳,若过用则易变生寒泻。瘟疫解后,因气血两虚,不能消积,须用八珍、十全,酌加一二味清补之品调之,免助余热之弊。

5. 瘟疫治忌与慎药 王燕昌认为瘟疫之治,有两忌:一忌伤阴涸液,二忌温补燥散。伤阴涸液之品,如茯苓、泽泻、半夏、苍术之属,于瘟疫用之则燥渗其真阴津液,反增大渴大热之证,此之大渴,非复胃热,乃津液干,此之大热,非复外感,乃肌肉焚。温补燥散之药,如人参、黄芪、肉桂、干姜、麻黄、升麻,误用于瘟疫,既能助益伏热,又能耗尽既涸之津液。若妄用之,如心火既盛,用参则助火,而上热更甚;胸热既盛,用芪则助热痰填实胸中,始则大烦渴,继则大热,食不能下,不数日而危矣。其间有病疫用十全大补酌加一二发散药而愈者,如“戊午夏大疫,一僮年十五岁,忽头痛、身热,主人妄用十全大补,立得汗愈”。王燕昌认为此是邪在皮毛而未伤及肌肉,瘟疫之初,津液尚盛,伏热尚轻,此际补之,兼有宣通发散之品,邪去故愈,并告诫此“实非药愈之之故,需明鉴”,若不循瘟疫之忌,但以此逞奇,依方医众人之疫必致误人之患,补之皆发大热、狂渴、上血诸恶证而死。故若犯此忌,急早止之,尚可救误,待伤极水涸无以配阳,中气解散则人死矣。

寒凉清润之品乃瘟疫之正药,用之亦需谨慎,把握好用药尺度,方能用其利而避其害。大黄历来是瘟疫要药,刘奎^[7]认为瘟疫阳狂、斑黄、谵语、燥结、血郁,非大黄不除,吴又可^[8]也认为“凡见表里分传之证,务宜承气先通其里,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能汗解”。王燕昌认为大黄是下逐浊物之药,伏热积滞便结乃是其所宜,然有上热未曾尽解,初病有表证,胸中痰未化,皆不宜使用,若早用大黄,则热

留于上,生痰结胸,正气又因泻而虚,则阴亡津竭而危。清润寒凉之药,虽宜于伏热、津亏之瘟疫,然性多阴寒油湿滑润,用之不足,药不胜病难有疗效,用之太过,病不敌药,壮人尚可耐受,老弱人受之恐灭其有限之元阳,变生寒泻,脱人中气。

瘟疫防护

1. 传染源管理 瘟疫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其传染源除源自天地杂生的秽污之气外,染受秽污之气的人也可造成瘟疫的流行播散。未病之人与瘟疫患者接触,或经口鼻染疫、或经体液排泄物染疫。对于能通过排泄物染易的瘟疫,王燕昌强调对其排泄物单独处理,需“患者自在房内备马桶……一月大小便另深埋,以免染人”。

2. 静养生阴配阳 瘟疫乃热病,总属清凉不足,温热太过,阴液不足无以配阳之病。清凉属阴主静,温热属阳主动,不静则气血乱动,助其偏胜,使“动盛静,则真阴不足,其病皆阴虚火盛”;而“一静则由清至凉,化液化血,遍润诸实”。故瘟疫之病宜静养,以静制动,生阴配阳,使气平不病。静养之法,宜兼调身心。调心之法,宜戒焦燥,节喜怒,使元气归复,此为愈病第一要务。调身之法,宜高枕软褥,侧身曲卧,诸事不思,收视返听,勿离脐下,则一身之气自不能绝。果能如此,久病垂危,可立还生。

3. 饮食与闭汗调适 瘟疫需注意饮食与闭汗调适。饮食方面,王燕昌认为“盖脏腑上横遮一膜,膜上空处,即膜原也”。瘟疫乃膜原之积,忌发时以前食物及平时黏滞之物。进食之时,宜挺胸直项,勿俯首曲身,如此则膜平不兜,饮食易下,水食、痰物不能停积于此,瘟疫、疟疾不得由作矣。闭汗方面,瘟疫伏热得消,里气不壅外发肌表,汗自出而热自退,若此际受风寒或受汗湿衣物凉遏之,则汗闭立止,急者立刻周身发热、头痛、目胀、鼻塞、呕吐等证,缓者但觉皮肤凛栗、胸烦。内里之气未得通透,则瘟疫未得真愈也。故瘟疫解时,需避风受寒,预备干爽衣物备换,以及热汤、藿香正气,适逢汗闭之时,以姜汤送服,立可使汗复出而愈,否则久则入里。或仅上身得汗,则只半愈,须按脉对证,用清肺、化痰、开络之药,或加川独活,务使汗至脚乃全愈。又虚弱人瘟疫闭汗者,立见呕吐、腹痛、身热等证,甚者六脉俱闭,一身皆冷而汗不止,此是卫气虚、营血滞之故,治之须固正气、开肺窍、化痰、解表、和血乃愈。若初闭三两时辰,忽而自汗,其脉虽见而仍结,其证谵语、身

摇、肢节疼麻,此是风多寒少,然病仍在腠理,但用固气、化痰、利肺之药即可。

4. 愈后清补扶正 瘟疫愈后扶正御邪需注意时机和方法。“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王燕昌认为瘟疫之“虚乃往日事,应于往日乘虚补完,今乃新邪方炽,而未知亟去其邪,妄曰补正,则药皆助邪为虐矣”。故补虚时机宜在瘟疫解后不宜在病时,如此可避免补益助邪之弊。瘟疫愈后进补须以清为补,若猛进温补,则助余热复发矣。服药方面,尤强调峻补续服,峻补者,补瘟疫大量消耗之真阴,续服者,以病后津血虚弱,大剂顿服峻补之药恐不能载之,故以小量频服的方式,化整为零,峻药缓补。若素有气血不足,阳气亏损,易受风寒,需用温补者,宜于伏热消尽之后,伏热未尽,酌加寒凉清润之药,调解余热。

瘟疫案例举隅

此辑王燕昌瘟疫病案一则,并结合书中学术观点作按,以更好地彰显其辨治思想。

原案:一农人,年三十夏患。医曰伤寒也。汗后十日,身热不退。诊得六脉弦数,舌苔黄厚,胸烦,口渴。用白虎加大黄、贝母;次日证剧,目赤,谵语,大渴,便秘,舌根苔黑,略有津液,以原方加羚羊、麦冬、石斛、板蓝根;次日证尤剧,舌后半黑干起刺,诸证有加矣。因语弟曰:药病相宜,何致此?请速赴病室,诘所由来。乃搜得五色药末数包,兼前药两剂中之大黄、贝母、麦冬、石斛、石膏均未用也。问其故,乃巫婆携来药末,私赚女眷加彼减此故耳!恨骂无及。爰速磨犀角浓汁一酒杯,使弟眼见,先服。遂煎石膏、生地、羚羊、二冬、石斛、板蓝、知母、白芍,煎訖,加大黄四钱,一沸,冲入犀角汁半酒杯。服后安睡,一时醒来,舌苔无黑,津液满口,大便一解,先干后稀,尿赤而多,忽又安眠,及醒,而汗不至腿。诊得左关沉弦,右寸滑而有力,右尺沉细有力,知为药末所结也。用白芍、当归、生地、二冬、石斛、知母、贝母、独活、柴胡,遂全身汗解。

作者按:瘟疫误诊伤寒发汗,犯温补燥散之忌,幸得患者津液尚足,十余日病仍未急进。王燕昌以瘟疫之法诊治之,反于短短三日间,病情由中焦舌苔之黄厚,进展至下焦之根苔黑、起刺,药病相宜,何以

不效而增病?药不胜病?抑或素有久郁,气血混沌不应?详查其由,非病也,乃人也,巫婆带药、女眷换药之故。故为医者,需尽悉医理,亦须审时度势,了解当时社会情况,人物知识行为等,以解此灾怪。

瘟疫真愈之候,不以汗出未出,证减证增为凭,但以表里俱解,内外畅通,寸、关、尺三部浮沉皆平缓为据。此案病者服药之后,汗不至腿,只上半身汗,则只半愈,伏热未得尽解,查脉对证得左关沉弦,肝经伏热也,故予白芍,右寸滑而有力,肺经痰热也,故投麦冬、贝母,右尺沉细有力,命门伏热也,遂以生地、黄、知母、天冬,共奏养阴生水、清解伏热之效,并以当归、柴胡、独活,宣通气血,必使汗透至脚,伏热随汗而尽解,表里凝滞皆利,阴阳冲和方愈。

小结

王燕昌将伏热理论、三焦辨证体系与黄元御中气周流理论结合,应用于解释瘟疫病的发病、发转、转归及调养预防。指出瘟疫特异的病因及其与六淫相兼致病的关系,诊法上强调问病因的重要性,阐发脉诊在瘟疫病诊疗中的指导价值,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温病重舌”的诊法缺陷。辨治注重外感、内伤病与瘟疫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强调传染源管理及预先备制疗效确切的方药救急,对临床有较高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赵宇莲,殷淑燕,刘静,等.明清时期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疫灾时空分布及灾害链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35(2):73-80
- [2] 张武韬.清代河南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 [3] 李瑞成,马鸿祥.王燕昌生平及其学术特色探析.国医论坛,2015,30(4):57-58
- [4] 姜蓓蓓,徐江雁.清代河南名医王燕昌研究概况.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4,12(11):26-27
- [5] 清·王燕昌.王氏医存.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2
- [6] 清·张璐.张璐医学全书.张民庆,王兴华,刘华东,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792
- [7] 清·刘奎.松峰说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44
- [8] 明·吴有性.清·戴天章.清·蒋示吉.瘟疫论广翼.张志斌,农汉才,郑金生,点校.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20-21

(收稿日期:2022年2月10日)